

陈明 主编

激辩儒教

蒋庆 任剑涛

袁伟时

卢国龙 高全喜

傅有德 方朝晖 何光沪 王心竹

韩星 秋风

林安梧

陈杰思

霍韬晦 杨泽波

林宏星 黄玉顺 周昌林 周伟驰

赵广明 朱汉民 陈明

杨阳 刘国强

周瑾

李向平 洪秀平

原道文丛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激辯儒教

陈明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辩儒教 / 陈明主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21-08833-8

I. ①激… II. ①陈…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1924 号

责任编辑: 杨建国 梁永春

封面设计: 韩捷

激辩儒教

主 编: 陈 明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电子邮箱: guojian57@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16 787×1092mm

印 张: 1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8833-8

定 价: 20.00 元

学者名单

- 卢国龙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
高全喜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傅有德 山东大学
方朝晖 清华大学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
王心竹 中国政法大学
韩 星 陕西师范大学
蒋 庆 阳明精舍
秋 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袁伟时 中山大学
任剑涛 中山大学
林安梧 台湾师范大学
陈杰思 云南师范大学, 汤恩佳先生代表
霍韬晦 香港法住学院
杨泽波 复旦大学
林宏星 复旦大学
黄玉顺 四川大学
邹昌林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
周伟驰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
赵广明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
朱汉民 岳麓书院院长
陈 明 《原道》主编
杨 阳 中国政法大学
刘国强 香港中文大学
周 瑾 中央美术学院
李向平 上海大学
洪秀平 平和书院

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以及政治改革诸问题日益凸显，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如果说对于一个正在复兴的民族来说这一切乃是必然的话，那么这种关注聚焦于儒教则是其需要特别重视之处。因为相对于所谓哲学，宗教的视角意味着对于儒家文化符号系统之与社会生活及其过程、与个体生命及人格之有机联系的关注，而这不仅是其历史的真实关系与形态，也可以深化我们对现实和未来的理解。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决定与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联合举办“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对“五四”尤其是最近以来围绕儒教展开的争论和研讨进行清理，同时对作为当代文化问题出现的“儒学宗教论”、“儒教国教说”及其相关理论逻辑进行深入探讨。因为长期以来处于边缘的儒教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都已经事实上成为一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应予郑重面对的问题。

本书为学术会议实录，我们会议的议题依次为“儒教中的神灵”、“儒教的社会功能”、“儒教在当代社会中的真实状况或境遇”、“儒教与现代性”、“儒教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针对这些问题，各位学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由于是面对面的及时表达，各家观点鲜明、鲜活，具有很好的启发性。相信它将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档案见证作为宗教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学术和社会领域的复兴！

谨此为序。

序

第一天上午会议纪要	•001
第一天下午会议纪要	•033
第二天上午会议纪要	•066
第二天下午会议纪要	•105
儒教是教非教再讨论	•135
生化:主宰与义理的来源与基础	•152
儒耶对话,以何为本?	•164
公民宗教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	•181
编 后	•191

第一天上午会议纪要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和广东信孚教育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现在正式开始。我作为儒教中心和信孚集团共同推举的会议操办人，在这里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新闻界的朋友以及其他各界的朋友表示欢迎。当然，也要向为这个会议提供财政支持的信息总，代表所有学术界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会议是不要求论文的，但是要求发言有观点、有内容。我们是以议题为中心，强调要说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希望有不同的思想交流、交锋。完整诚可贵，火花价更高。每个人每次不要讲太多，以保证现场讨论的流动感、流畅性。我们会把发言记录的电子文档在最短时间内分发给各位，那时再去做补充。补充的论证可以作为附件，附在纪要的后面。这样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会议的全景实录加上一批附录，成为一个儒教研究和当代思想讨论的生动文档。

虽然儒教问题现在比较热，但是它的发展还只是处在开始的阶段。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议从第一次就有一个实而高的起点、远而大的目标，希望我们能够一步步走下去。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所建树，那我们为会议费的精力、花的钱也就值了。

这算是我的开场白。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卢国龙教授讲话。

卢国龙：首先我要代表研究中心向信孚集团表示感谢，尤其感谢信总接受我们的邀请，担任我们中心的名誉主任，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感谢的话不多说了。还应该感谢各位应邀与会，但是我想这个感谢也是多余的，因为在中国，无论哪一个专业，都要面对儒教的问题，所以研究儒教也是大家分内的事，所以感谢也是多余的。

我自己做的是道家、道教的研究,中间改行做儒教的研究,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研究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儒学很难深入下去。这个应该说从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都是这样,儒教问题的故事,小故事可能会犯小错误,大故事可能会犯大错误,当把一件事可以作为儒教的问题时,那问题就很大了。

这是第一届的儒教研讨会,感谢信总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面对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主持人:下面请广东信孚教育集团信力建董事长讲话。

信力建: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专家、学者来广州跟我们一起讨论文化的问题。

我这几年对文化特别感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因为我自己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从事的又是教育事业。搞教育,没有文化,光搞知识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包含的东西很多,教育里面主要应该是文化。

一百多年前,我们开始搞新文化,新文化要在人心生根,就应该有一个生根的地方,这就有一个跟传统文化对接的问题。中国人有没有这样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这是有待于专家、学者去思考、研究和讨论的。我感觉我们的老师、学生在这些问题上都还是比较彷徨的,不知所措。我希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要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文化,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教育。因为目前中国的教育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整个教育系统里面没有价值观,没有文化底蕴。我们现在看不到有理想有担当的教育家,看不到有理性有担当的校长。作为一个行业,一千多万的教师队伍,跟医生、律师相比,他们的专业水平非常堪忧,而较低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也使这一点很难得到改善,吸引不了人才!我听说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之后说了一句话,“共和国的希望是建立在小学教师身上”,我觉得这个观点相当重要!中国的小学教师、中国的基础教育,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学术界、思想界应该关注这个问题。我支持中国的学术活动、思想活动,也欢迎中国的专家学者们投身于教育事业——这同样是具体切实的文化事业。

我是一个小小的商人,只是做一些形而下的事情,形而上的东西,思想界各门各派的是是非非我无法评判,我是带着小学生的心态来参与这个会议的。信孚集团有七八个学校的校长都来旁听学习。我相信国家民族的文

明要经由学校传承才能发扬光大,西方的文明也需要通过学校这个平台鉴别吸收——这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和光荣!在座的各位也都是从学校走出来的,这使我对我们的事业充满希望和骄傲!

最后,欢迎各位来到从化这个广东的度假胜地。大家来这里不要老想着有什么任务,就当只是来玩一下,度度假,看看朋友,来听听不同的观点,更轻松一点,更包容一点,更大度一点,更自然一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卢国龙主任向信力建董事长颁发儒教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证书。

信总,您没当主任的时候给我们的儒教研究花了这么多钱,现在当了主任,要花更多的钱了吧?能不能在这里表个态?

信力建:陈明还是一颗童心,还是要我表态。

我希望继续支持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里面有儒、释、道等各种思想,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做一些支持的工作。如果没有意外,我希望每年都举行中国儒学的学术研讨会。(陈明:是儒教!)好好,儒教儒教——专业的可能分得很细,但在我们非专业的看来,儒教跟儒学差不多,远处看来都是一朵花。我个人希望借这么好的盛会,这么齐全的专家——据说研究儒教的专家基本上都来了。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宣布我们成立一个国学院,信孚国学院。陈明老师自告奋勇提议的,就由陈明老师任院长。儒教学院不能搞,国学院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就搞国学。

主持人:我确实是自告奋勇,这是为了给国学、给儒教争取更多的经费。因为国学和儒教看上去热闹,实际却是处于一种非常边缘的状况。大家都认为重要,为什么还这样?因为儒教是一个公共的产品,大家都享受着它提供的服务,却没有人付费。现在信总有了觉悟,意识到文化认同、安身立命和政治重建这些时代问题,需要儒学的资源——意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我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敲竹杠,有人出力有人出钱,事情不就可以成么?

但这也不完全是敲竹杠。我跟他在一起也聊过,知道他的理想。他是办教育的,很欣赏过去村教合一的传统。我们都知道社戏,而对社学比较陌生。社就是村社,学就是小孩发蒙的学校。它由官方鼓励,民间自己操办,学的是一些“千字文”、“三字经”和唐诗宋词什么的。社学对于文化的传承、社

会的凝聚,人格的养育,都是十分重要的。王阳明就很关心社学。广东是社学发展、保持得很好的地区,像升平社学就非常有名。

我对人大国学院的汉学化、北大国学班的 MBA 化等倾向非常不满,在媒体上已经表示了我的看法。在我看来,儒学是跟我们民族的生活生命有着内在联系的东西,它存在于活生生的社会和民间。今天搞国学院当然离不开现代教育制度、离不开教授,但这些教授应该知道,自己的工作是要更好地建立起儒学与民族、儒学与社会和民间的联系,把这样一种联系当作自己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目前看不到这样的迹象。

我们办国学院当然没法跟它们比。但是我们要尽自己的所能,办出特色。具体来说就是跟信孚集团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第一,对信孚的教师进行国学或是儒学培训;第二,为信孚旗下的学校学生编写适合他们的国学教材;第三,就是把这些教材向社会上,尤其是向农村里面的小学或者是乡政府赠送。这是我初步的设想,还没有跟信总商量。

最后,我想邀请在座的各位代表担任国学院的导师!谁反对,到时可以发短信或是邮件给我,我再取消。这里先这样强加于人了。

信力建:我对中国的普及教育或是启蒙教育很感兴趣。我们就拿出一百万来成立一个基金,做推动村校合一、社区教育合一的工作。我甚至希望各级党委把党委的大院拿来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心,让所有群众都能靠近我党,我党的书记都应该成为有文化的士绅,成为教化乡里、德高望重的太平绅士。政府里面都有了文化的气息,这样这个社会就会比较安定团结了。

主持人:下面进入正式的学术讨论。我们按照程序来走,请……

卢国龙:第一个主题发言的是林安梧教授。

林安梧:我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今天早上的开幕式是最有朝气跟活力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现在我们来谈儒教的教,不是大家想的硬梆梆的教,如果是硬梆梆的教,对儒教也不用多谈,因为硬梆梆的教大家都不会喜欢,但是大家好像蛮依靠硬梆梆的教,包括西方人。

从三个角度来谈儒教,这个教是有意思的教。如果说这个教是回到教的根源的教,而不是已经体制化的教,更不是一群把持的体制,以那个体制寻求合法性、政党性的教,这个教是有意思的,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宗教,应该是恰当的。或是回到宗教这个词去理解,原先是一个神跟人再连接

的意思或是对神灵敬拜的意思。而回到中文的宗教这两个字,宗是宗庙的意思,而教是养儿子要追溯根源的意思,就是养儿子要孝敬父母。从宗教两个字的构成,我们不该、不太有理由去说,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已久,而且我们一说,讲儒道佛三教,到明代,儒教的教没有什么好说的,也不必要去寻求它的正当性,因为正当性是人们对一个事物产生的怀疑,要回头去寻求它的理论基础,才会探讨这个问题。最近大陆讨论这个问题,包括中国的哲学,我个人看来这个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去用理论说它怎么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把理论实践出来也可以,当然你说,我现在做一个后世的语言反省也可以,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存在就是一个存在,如果这个东西的存在是一个不相应的标准,回过头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或是因为有一些的特殊权利因素,而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或者我们因此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去称呼它,我想这都不是回到教的。教之为教,教化的意思有宗教的意思,有天人连接的意思。天人连接有不同的方式,原先是断裂之后再连接,断和不断的再连接,两个不同方式或是存有的宗教方式。所以回到中国的儒道这两教来说,是一个宗教,佛学从印度传到中国,目前为止,没有人怀疑它是宗教,所以没有理由怀疑儒教也是一个宗教。陈明说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谈,我觉得不重要,不需要谈,因为它不存在,正像我不需要证明我为什么姓林,如果要证明,我一定可以拿得出证据来证明我姓林,正如同我是中国人也不用拿出证明,因为我就在所谓的中国文化地区长大的,自然而然的。而我觉得这竟然成为很重要的问题,这才是问题,比如澳洲人质疑白种人是人吗?这不是澳洲人的问题,而又问土著人是人吗?正如同使用筷子和叉子都是工具,而只认叉子是工具,而且只用叉子的方式来使用筷子,那么筷子是非常差的叉子,而需要把筷子改造成叉子,才会成为比较好的叉子。但是如果回过头来想,如果把叉子当筷子来使,两只叉子当成筷子来使,这是不能使的,这是不是也需要改造叉子成为筷子?这也是多元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儒教很重要,重要不在于儒教本身是宗教,而在于儒教本身是教,不教称为教,而在这里要提是不是教。儒教也没有在国内被视为教,而且大家还在争议纷纷,这个现象本身就要讨论,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么一说,我的立场也就很鲜明了,儒教是一个教,这个没有问题,儒

教的教是教化的教,如果用宗教的意义来说,这个教在天人、物我、人己或是神人、物我、人己的存有的纯粹连续观底下的宗教。这个宗教是与中国的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宗教,这个宗教是有经典的(即四书五经),没有僧侣的阶层,但有类似僧侣阶层的阶层,它没有教堂,但有类似教堂的教堂,因为家家的厅堂都是教堂。我们再问它有没有天使,他不一定叫天使,但有接近同一类似的理解为天使,它有没有所谓的圣者?有,我们的圣人就是。它有没有唯一的至上神,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唯一的至上神的宗教。它有没有人文的终极关怀?有。

儒教有什么优点?儒教的优点,广的来讲,一个人可以信仰很多宗教,台湾地区宗教徒的总人口数超过台湾的总人口,日本各种宗教徒的总人口数加起来超过日本的总人数,韩国也是。这几个地区基本上并不认为人只能够有一个唯一的宗教,其实宗教的教门、教化是共用的意义,不是彻底等同为一个。所以我们是因道而立教,而不是立教以宣道。因此,教多而道一,教是多元的,但道是合一的,就是各个宗教可以多个,但是道通为一。这样宗教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是一个多元性的、交融的,不可分割的总体的宗教,道通为一。

这样的传统,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传统?也就是它很清楚教是一套话语的系统,而话语的系统又是权变,所以用佛教来讲,教一定要通向经常之道,开权显实,实才是唯一的,而那个唯一是每个人可以真正体现到的,这在华人文化系统中是重要的。也就是在话语系统根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关系,而我们认为一切的话语都是方便说,而这个方便说有恒久的、永恒的存在根源,而这个存在的根源,不是我们话语设定的形而上的根源,而是我们生命构成的根源。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道跟西方的逻各斯不太一样,因此我们整个哲学建构,包括宗教的整个建构,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而在宗教上面就绝对不是唯一的。我们是彼此多元的、互动融通,最后通到一个不可分的总体,根源可用不同的称呼方式,可以用上帝这个字眼,可以用天命、道这些字眼,而它把天道、信念贯通起来,这个意思是我们并不是把整个话语认知思维、存在通合为一,这样的构造方式去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种话语的论定系统,而我们其实是知道言外有知,知外有思,思外有在,这是一个生命的参与,构成这个不可分的产品。这样的存在,并

不是作为一个被认知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参与的不可分的存在,上升到道德的层面,在哲学是这么理解,在宗教的层面也是道通为一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处处有宗教,而宗教其实就在文化、教养中可以看到,这时,儒学、儒家、儒教都可以说,就其教化层面、信仰层面叫儒教,就其教育方面叫儒学,就其个人叫儒家。刚才陈明说是儒教,而信总说是儒学,这很显然是为了目前现实因素而说出一个儒教,那么这这也是一个问题。儒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儒教其实是一个人生长在天地之间,对天地、对父母、对圣贤根源性的尊敬,回到生命的根源,开发生命根源的宗教。这种宗教之所宗,是回到我们祖先的根源,回到天地的根源,回到我们整个文化、圣贤教化的根源。这样的教就是顺着根源落实在整个人间生长的教。所以这样的宗来说,是为道,这个教是为德,所以宗教与道德是合而为一的。因此人有真实生命的感通是有意义的,就在整个人文社会中。就这样的宗,回到根源,我们讲道,讲道生知,道就是总体根源,德是内在的本性,而因此说,我们又知道悟之为悟,是话语的论定构成一个悟,而且继续的延伸形成一个异化,因此必须回到前面,讲尊道而贵德。

所以在整个华人文化传统里,整个宗教的处理方式,整个人文跟自然的处理方式,人文、宗教这些都是合而为一的,这些问题在华人文化传统里处理的方式跟西方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怎么区分?我们要真正有所把握,在有所把握的状况下,再去理解生活中的周遭成分。比如在台湾的福德正神,你看到他对联写着福德,福有德,正是什么?正就是神。什么是宗教?4月4号、5号清明节,家家去扫墓,这是宗教。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祭祀君师,这些是宗教。这个祭祀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生命跟天地、祖先、圣贤重新联系在一起,而这样子的神明其德就是宗教,这无可非议。既然有异议,这个问题就要检讨,所以华人宗教谈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是没有一个彼岸世界的族群,我们并不是彼岸世界的族群,我们是一个通彼岸此岸而为一的文化族群。

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儒是一个教,儒是一个学,儒是一个家,儒教、儒学、儒家,只是各个不同的表述方式,对于儒教,我觉得没有异议的,应该肯定它;而儒教在整个生活世界中,落在人世间展现很重要的修养,进入到公民中的社会责任都包括了;儒家是注重社会责任的,我们从孝悌谈

到忠信,孝悌是整个人的养成,忠信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的落实。古人谈对于内在真诚的确立,以及跟人交往中的信用,以及文化的传承,强调这些都是为了天命贯通的。华人的宗教跟人、自然是合而为一的。古代形成的专制形态保证儒教是那种意义下的儒教,在这种情况下,使整个儒学的判断性思维被阉割掉。其实儒学是三个儒学,我们今天谈儒学也好,谈儒教、儒家也好,我们有所分梳,梳理之后,我们有绝对的机会,因为帝王专制都没有了,现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有新的可能。只是在整个华人的世界来讲,要如何从传统社会进入到公民社会,这里面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而进入大公民的社会里,儒教强调的是忠信,进入公民社会就是公民的正义。所以我认为儒学、儒教、儒家都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讲儒教,希望可以划出去,去检讨,去发展,而不是回到儒教本身是不是宗教的争议中去。它当然是宗教,只是宗教的意义,不是西方神论意义下的宗教,就像我们使用的筷子,当然是餐具,而且是蛮好用的餐具,在目前为止,我们还在用的餐具,有时我们不妨筷子和叉子一块用。我们在美国的餐厅,当看到你是黑头发、黄皮肤,就会问你需不需要筷子,他的意思就是他也尊重你,你可以使用筷子或是使用叉子,为什么你就不都一起使用呢?所以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对于一个文化霸权的问题没有揭开,揭开了就不是问题。如何让中国文化在大地上顺其生命,让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是天地人贯通合之为人,人是效天法地,人是生在天地之间,人学习天地,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一个所谓的堂堂大人,这个人不是读书很多的人,而是堂堂正正的人,这个人是光辉的人。这个人就是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的概念,而这个公民就是社会正义的公民。我觉得这里要转化,要发展,现在谈儒教,不是神论性的宗教,也不是社会基层的宗教,是真正落实的宗教,未来可以恰当发展的公民社会,良好家园意义上的宗教。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卢国龙:我是非常赞同林安梧教授的基本观念,儒教、儒家就是合为一体的,无论你是否承认它为宗教,它是一种社会的模式,发挥了道德规范的作用。林安梧教授讲话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前面是说了筷子和叉子的争辩,后来讲了儒教,再后来是用有没有寺庙、有没有信仰的模式来分析。还是要发动群众,大家一起来谈谈,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按照议程的安排,林安梧教授的发言是主题发言,大家抓的辫子越多,

起点就越高。我们现在就发动群众。

高全喜:刚才听到林安梧先生的一番演讲,我觉得很有启发。因为以前也讨论过,儒教、儒学与佛学,这涉及到文化问题。近几年中国的文化是处在一个上升的时期,大家对它的认识也是越来越感到迫切。儒教是不是一种宗教,有文化的认同,还有它带有怎么样的政治认同前提?争论它是不是一种宗教,是不是在社会中起到教化的作用,我个人认为都是非常好的。在中国目前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它是在什么制度下?政教是不是分离?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一谈到宗教就有担忧?无论是西方的传统,还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往往与政治权力和国家制度有一种天然密切的联系,因为传统这么多年,像林安梧先生说的,有一种帝王的儒教、儒学,这个问题是发人深省的。最近关于儒学的争论也很多,我觉得从文化的层面上,在德性生活层面上,我们从宗教学的意义上,对它作为一种宗教,综合的教化都是不可否认的。刚才林安梧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筷子叉子问题的讨论,我反而提出一个问题,儒教或是儒学的学者,如何面对政教分离的问题?或是面对中国几千年或者是现在的政治制度,如何反思自己在政治上是否有一个发言或是态度?或是作为公民教化的儒学,在面对权利问题上、制度问题上、政教分离问题上要阐述一下自己的态度?最近几年,儒家在文化方面,道德方面,我很认同,也学习了很多(因为我不是研究儒学的),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儒家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可怕,或是至少来说,让人感到有点担忧;他们似乎总是在逃避。儒家在德性修养上可以作为一个公民,但是公民是在现代法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的公民,是有一个儒生的意思。我不是研究儒学的,我想听一听儒学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个系统且坦诚地追求更强的正当性的论述。在文化多元的文化层面上,在人的心灵寄托的层面上,在这方面,从我个人的理解方面,我觉得应该有点悲哀。我目前也有一种错觉,一谈到儒教、儒学的传统文化,觉得跟中国的传统帝王的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专制儒学。“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对儒学不宽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值得思考。很多人谈到儒学,都跟政治联系在一起,更多是看到儒教作为传统文化中的心灵教化、生活中的价值持续发展的前景;自由主义在这方面对儒学的东西是要有更多的提炼,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合作。我个人的感觉,能够用自由主义建立的框架制度、法制传统,跟传统文化中主流

的或是在中国广阔土壤中的文化认同，作为公民的儒家可以结合起来，这是很好的诉求，我觉得两方面都值得好好的研究。

林安梧：谢谢高教授提的问题，我想这是第二场的讨论主题。我很同意你的提法，我的想法是这样，并不是说如何从中国的传统来看，我们在现代化学习过程中，传统文化是扮演一个参与的角色，参与在里面，就会有如你所提的发展的可能。至于你说皇权、专制的政教问题，我今天有一份补充材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与皇权的纠集，这是一个很麻烦的纠集。我强调研究儒学不能不重视帝王专制化的儒学，但是并不意味着儒学都是帝王专制化的儒学，它也有评判性、生活性的儒学，但是批判性儒学怎么从帝王专制化儒学中区分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很重视。几年前我写过社会正义与心性修养的区别的文章，因为我们要追求社会的正义，在追求社会的正义中，好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心性修养，脾气很好并不代表道德很好，我在台湾看过脾气很好，但是没有社会正义感的情况。所以我的一个提法是，公共道德公共论，脾气好不好是个人修养的问题，跟社会的正义无关，社会的正义好不好，这才叫道德。原来“道德”的字眼所讲的“道”是集体的层面，而德是个人的德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中有很多可发展的东西，而不是儒学如何去开出现代性、开出民主、科学的问题。这里有一些误区和问题，我在其他的会上也说过，我觉得中国近一百年来很麻烦，因为遭受整个西方霸权主义的侵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缺乏安全感，处在危机中。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思想史可以用胡适之来代表，我想现在可以回到一个安定发展自己的自然生命的过程中了。

韩星：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宗教所的韩星。我听了林安梧先生的演讲，感到有很多方面的契合，我就讲一下我对儒教的看法，算是我的观点表达，然后也向林先生，向各位在座的请教。

我初步简单的理解，我们一般讲的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皈的信仰体系。从传统来看，包括学校的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礼仪仪式等等。我非常感兴趣刚才林先生说的教多道一，这就是理解儒教核心的东西。我就从这一点进行发挥，我们讲修道为教的道德，是有为无为的理论本源本根，也可以说就是主宰。从老子来讲，他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涉及

到道,我们从传统来理解是先天之道。

卢国龙:能不能根据林先生的问题来开火?

韩星:我赞同他的观点,就不用开火。

卢国龙:围绕林教授的主题。

韩星:所以我觉得这个道产生以后就是人与万物尽在道中,如果人与万物得道……

主持人:我们是不提交论文的,强调即时的论辩性。

问你一个问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是在讲道教或是在讲儒教?

韩星:儒道,儒之道。是讲老子的,我讲的是儒家之道的意思。这个道之下就是我们所说的教,按我的理解就意味着是知道、明道,我想这就是儒教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儒家讲的修道为教,就不是道家、佛家的修炼,是在儒家教道中的体现,是教化、教育、宗教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分的,现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分开了。分了以后,我们重提儒教的问题,重提儒教文化复兴问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重新把它整合起来,全面贯通地理解?所以,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讲儒教,不应该只强调是一个宗教或者是宗教的国度,实际上就是一个儒家之道回到实践的问题。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对儒家之道进行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教的问题说清楚,所以我觉得是道德的问题,不是道家的问题。本来儒家是有道的,我们现在湮灭了这个道。我就是这个意思,向各位请教。

方朝辉:林安梧先生特别强调了儒家的思想在现在公民体制下如何应对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思考很多年,大家现在讲儒教,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儒家和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别之一,是几千年来全面涉及中国人的生活制度、方式,包括政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余英时先生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儒家成为游魂,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制度崩溃之下,儒家如何安身的问题。林安梧先生强调一个儒家返祖归宗的问题,现在体现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血缘关系纽带被打破,公民是在政府之下、家庭之上的公共领域空间内,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之下,人和人的社会整合,应当符合真实的社会制度和制度整合的方式,跟儒家的理念当中有多少能够协调?或者是从儒家能得到什么样的资源?我本